

■ 校报记者 李沛原

雷打不动准时出现在桥西33号楼前空地的杨业治爷爷,又在练习羽毛球颠球。长了一双漂亮大眼睛的周珊阿姨,正从院子里那个月亮门走出来。桥东21号院子外面,突然出现了几十个特大号蜘蛛,引得园子里的男孩们跑来一探究竟。如果你也想看看21世纪以前的燕东园是什么样,请随我们叩响燕东园40号楼的房门,那位满面笑容为你拉开门,唤你进屋坐的女士,就是一位自1946年深秋就居住于此“最了解这块儿”的主人,她的新书《燕东园左邻右舍》就像一把打开记忆宝库的钥匙。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徐泓,在当了30年记者后,回到大学又教了20年新闻,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后,笔耕不辍地完成了对燕东园故人、往事的书写。《燕东园左邻右舍》借助22座小楼的沧桑百年,在史料和采访的支持下,用特稿笔法讲述了一代学人的起落人生,传递了一位记者的职责与思考。

建筑本身是历史的记忆

2023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燕南园”项目在由11个亚太国家参评的48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3年亚太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这是继2019年燕东园和燕南园被列入北京市历史建筑后,又一件让徐泓倍感欣慰的事情。“这对北大的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是具有标志性的”,在徐泓眼中,“这两个园子历史上是并驾齐驱的。”于1926年先后动工的燕东园和燕南园,都曾是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一代名师及其家属生活的地方。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于20世纪30年代,从海外留学归来,立志以科学报国、科学救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留下,为新中国各学科奠基;在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出山尽力,传递薪火。这代学人,对徐泓而言,既是要“缅怀和致敬”的一批学科带头人,亦是自己的父母长辈。他们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他们的命运同时也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他们在文化、科学、经济建设的各方面都做出过成就,却因为种种原因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被忽视了。“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这是徐泓想到的借助建筑打捞与抢救故人与往事,重现燕东园百年沧桑的方法。

“建筑本身是有历史记忆的。”从“金秋时节,火红如炬,绚丽异常”的桥东枫树林,到“严谨整洁,又玲珑剔透”的书房;从“先桃后杏,接踵开花”的桥西40号、41号院子,到铺着“一块块长方形的洋灰板”的桥东小路,“燕东园的这些小楼各具特色,非常有趣。”徐泓一笔一画书写着、描绘着熟悉而美好的故园景象,那些故人记忆的丝线也从一片砖瓦的间隙中飞了出来,前后相接,汇聚在一起。

一位从业30年新闻记者的职责和夙愿

“我从大学开始学的就是新闻专业,当了将近30年的职业记者,再回到大学教书,还是教应用新闻学,特别是新闻采访写作。”徐泓从未离开过新闻行业,她说:“我骨子里始终是一名职业记者。”记住以往历史中间那些最珍贵的,又因为各种原因被遮蔽的东西,是一位笔力遒劲、经验老到的记者的使命感,也是一位教书育人、桃李芬芳的教授常常提起的“夙愿”。

“做记者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现在退休了,肯定是要去做我想做的事,也没有人在做的事,最容易的就从我身边做起。”1946年11月,在徐泓“过百日”那天,徐献翰、韩德夫夫妇一家从燕南园59号搬进了燕东园40号。“让我生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里,确实是命运给我的一个馈赠。”徐泓的话语中饱含温情和感恩,与之相随的便是那份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看着园子里搬进又搬出的新住户,听着“燕东园二代”成长起来的欢笑声,徐泓从要孩子变成了最了解这里的“独一个”人;也从园子里70余年来那些“不外人道”的往事亲历者,变成了将这里的故事“说与外人听”的记忆书写者。带着这样一份职责,她长期关注记录着园内的所有小楼的变化,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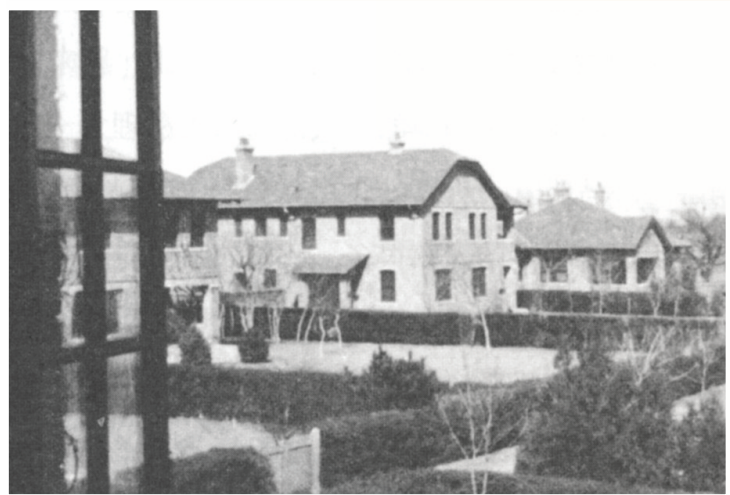
编者按:今年年初,北京大学徐泓教授的非虚构力作《燕东园左邻右舍》出版。兴建于1926年的燕东园是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及其家人的起居之所。徐泓教授以特稿的笔法和详实史料,让挂上“历史建筑”标志牌的燕东园22栋小楼开口说话,讲述了1926年至1966年小楼里住人们的历史往事、情感与记忆。本刊刊登徐泓教授专访,分享她的写作初衷,以及对记述时代的感怀与思考。同时分享北大法学院博雅讲席教授吴志攀对该书的荐文,以飨读者,让读者跟随前辈学人的脚步一同领略燕东园历史上往来的北大人风貌。

轻叩记忆的房门,来和燕东园的主人们问好

——访《燕东园左邻右舍》作者徐泓教授



▲站在30号小楼二层向西眺望,桥西的部分景致



▲站在30号小楼二层向东眺望,桥东的部分景致



《燕东园左邻右舍》书影

注:图片由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米德居住在燕东园20号小楼期间拍摄

内外搜集了各式史料,线上线下采访了几十位曾经住在这里的燕东园二代,将这样一份珍贵的记忆“打捞”和“拯救”起来。

《燕东园左邻右舍》出版后,徐泓在自己的研究生“泓门”圈里说:“这也是我交给你们的一份答卷,我教你们新闻,我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你们应该怎么做新闻。”

记忆和遗忘的竞争:扩展历史的空间

徐泓的一位学生说:“新闻学的尽头就是历史学”,这句话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新闻学和历史学确实有紧密的亲缘关系。“二者最大的公约数是什么?新闻追求真实性,历史追求真相,都要求用事实说话。”《燕东园左邻右舍》是在新闻与历史的交互表达中完成的,用徐泓的话来说,这里面是一场“记忆和遗忘的竞争”。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记忆和遗忘之间的竞争,很多东西被记住了就是历史,被遗忘了就出局了,淘汰了。”在写作过程中,徐泓正是完成了一次同遗忘、同时间抗衡的比赛。某种意义上说,《燕东园左邻右舍》是“燕东园子弟”们合作完成的作品。徐泓在后记中,大篇幅地点名感谢了所有参与者在做的事,她说:“这是一本关于建筑、故人与往事的回忆录,出自我们燕东园二代独特的视角、私人的记忆。以此缅怀我们长辈们波澜壮阔的学术人生、悲欣交集的精神求索,还有我们曾经受益的——那一代读书人的家风、教养与品格的魅力。”写作过程也是和时间赛跑的过程,没有能等到此书的出版,两位对徐泓写作帮助很大的大哥,张企明(张景铎和崔之兰的独子)以及孔祥琮先后病逝了。

人物承载着记忆,而记忆又不仅仅同个体相关。在一个个小故事背后,徐泓还为北大一些基础学科的发展留下了“知微见著的启发”,埋下了“细节背后的线索”。搬进燕东园42号

甲的心理学家周先庚先生,一生的经历是中国心理学曲折发展的缩影;居住在桥西38号的生物学家张景铎,崔之兰夫妇,居住在桥东24号南的生物学家李汝琪先生,他们的故事背后都有中国生物学科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燕东园左邻右舍》不仅记录了学人们的故事,还梳理了他们的师承关系。“历史的发展道路是非常宽的,有很多人力量参与其中,也涉及到学科的发展”。在记忆与遗忘的抗争中,将更多的人和事记录下来,再现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让新闻有了更坚实的根基。徐泓认为,“新闻不只是当下,当有些被遮蔽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新闻”。

新闻笔法:克制、冷静和悲悯

“历史不是冷的,历史是有温度的,只有有温度的历史才会被人记住,用情感去触动。”徐泓希望给这部作品中的文字赋予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这股力量的源泉也同新闻写作的经验相关。现场、细节、情感,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克制、冷静、悲悯,从一撇一捺倾泻而出。

基于职业记者的训练,徐泓要求自己不仅是“抵达历史现场”的人,还是“用跳动式的文字”让人物在细节之处“活起来”的人。建筑是历史的现场,书籍是延伸出的又一场。作为燕东园标志物的“从楼顶通下来的排水管道”、“中等个头、腰板笔直、肤色微黑、双目有神”的林启武伯伯、“焙热听诊器”的杨大夫,等等,徐泓将这些被捕捉到的建筑、设施、人物等要素依次放置在书页上,历史的生命力在流动的文字里跳跃起来,二维平面上的黑白文字变成了三维世界中真实、完整的形象和意境。“我要写人和人之间温暖的关系,留下一份情感记录。”把温暖的故事用温情的方式诉说,把苦涩的往事用克制的笔法书写,徐泓所书写的是高校中的一个文化精英群落,但她用普通人的心态去记录身边这些人,不仰视、不炫

耀,坚持用史料说话,用采访来的细节,克制、冷静、客观地叙述。新闻笔法背后的原则坚守,关照着历史,也关照着现在的我们。

“有兴趣,眼睛就会特别亮”

数百个严谨书写的页下注,还原人物当时样貌的老照片,每章起始处的钢笔画,几经搜寻推敲的住户名单,《燕东园左邻右舍》的完成并非易事。“费劲与不费劲在于你有没有兴趣,这些在我这里不苦”,徐泓口中的写作经历是乐趣盎然的。

“有兴趣做这件事的时候,眼睛会特别得亮。”谈到“自己下了大功夫”完成的住户名单,徐泓翻着手里的书,兴奋如昨。那些历史的线索,人物的关联,就像串珠一般散落在史料各处,而徐泓就像一位经验丰富又兴致勃勃的师傅,能够快速把它们串联在一起,串珠也像有灵性一般,一个一个跳跃到她手中。如她所说,“随便翻翻材料,就能看到这个线索跟它有关系,再多问两句,任务就完成了。”徐泓的好朋友、报告文学作家钱钢在微信留言中说:“这里有记者徐泓的寻觅求证,有学者徐泓的旁征博引,更有‘邻家女孩’徐泓的亲历和见证。”除了文字,徐泓还想让燕东园的小楼真正出现在读者眼中。“把几种不同类型的小楼用素描画出来,形象一些,也更艺术一些。”中国新闻社社长章新新就是那个让小楼浮现在画纸上的人。他曾经是徐泓的同事,徐泓指着家墙上挂的那幅章新新送来的画说:“他喜欢画画,又特别喜欢这本书,所以很快就给画了插画。”

《燕东园左邻右舍》的出版不是个人力量所及。“我只有感谢”,这句话徐泓重复了三次。从采访、到编辑;从出版、到宣传;从推荐、到鼓励。看着这本凝聚着情感重量的、沉甸甸的作品,徐泓更希望能够通过写书、编书、出书的方式,在历史面前和青年一代沟通。

徐泓老师写了本好书,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一段曾居住于燕东园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前辈学者不为人知的奇闻轶事。迄今为止,这是我读过的讲述燕大和北大教授及其家人历史往事的最好的一本书。

作者在燕东园长大,现在已年过古稀,她用70多年的所见所闻,记述了燕东园22栋小楼主人的故事。这22栋小楼也是故事展开的线索,从这里引出了先后居住于此的教授及其家人生动有趣的生活场景、悲欢离合的人生历程。这本书好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描述了从近代到当代的历史画卷。

当时,能入住这22栋小楼的人,都是燕京大学和后来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这些大教授们虽然在其他史料中也有介绍,但是,作者按照左邻右舍关系,来讲述他们之间的交往、夫妻之间的情谊、孩子之间的友谊,以及这些教授因为时代动荡、战乱与荒诞而受到的影响,追溯那段触及灵魂,甚至有可能被剥夺性命的岁月。作者将这些故事如此真实而平静地叙述出来,为燕大和北大校史增添了重要一页。

读书人与人间烟火

民国时期的燕东园,是读书人与人间烟火融合的一个“学镇”。园内建筑是美式“house”(独栋小楼),有的是二层,有的是在二层上面加一个三角阁楼。园子在很高的一个台地上,园内还有较高的土坡。从外面进燕东园,要上坡,骑自行车的人都得下来,推车上坡,所以这里也叫“东大地”。我1978年来北大法学院系上学的时候,只听说过“东大地”这个名字,不知道这里就是“燕东园”。园子内有旱河,有石桥,还有许多大树和低矮的花草。园子周边是各种小饭馆和小铺子,再往东几里路,就是清华园火车站。

在书中看到,民国时的燕东园周边,有很多小铺子,有卖菜的、卖猪肉的、卖羊肉的、卖杂货的,也有小饭馆、修理店、理发店等。卖主们既居住于此,又在此地做小买卖。在步行几分钟的范围内,居民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所需。那时买主与卖主是熟人,都知道对方姓名,除了买东西外,还要聊几句家常,甚至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能帮把手。读书人与人间烟火在此时此地可以融为一体。

如何培养孩子的“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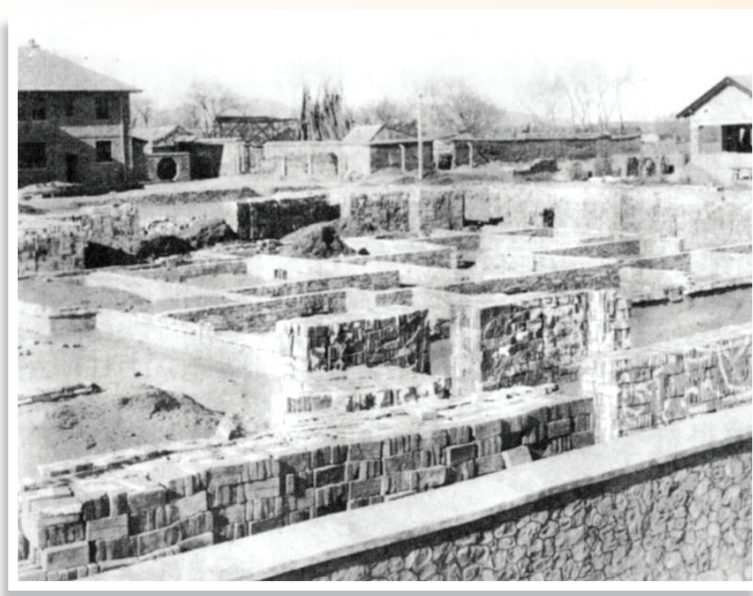
那时这里住的大都是留学回来的博士,夫人们大多数也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子女通常有4到5个,而且各家后来都学有所成。仔细研读他们各家各户教育子女的故事,本身就可以成为一本很好的培养子女的“教科书”。

他们的故事启发我们,一是要求孩子多读书,即使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时,依然要求孩子读书。二是让孩子从小就在充满书籍的环境中。书中写到每一家时,都一定会描写这家教授先生的书房、书柜或书架,以及书籍的种类。三是家长让孩子从小独立。那时孩子多,大孩子带小孩子上学,只有那些特别小的孩子因为走不了很远的路,几家人共同请一位老工人,由他骑一辆带车座的三轮车,接送他们上下学。

时代动荡与读书人命运

燕东园22栋小楼的主人有着我这一代后生不可想象的人生经历,他们命运的大起大落,成为我国教育史上触目惊心的一页。他们留学海外,再来轮船在海上颠簸数月,回到国内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那时国内外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依然怀着励志报国的赤子之心和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理想。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回国工作的主要原因。

我从书中还看到其他原因,例如,那时回国出国都容易,大学中有带薪假制度,如果连续教学若干年,就可以有一年出国访学。因此,国内科研工



燕京大学东大地宿舍区“40号建设工地”

一部珍贵的学术生活史

· 吴志攀

作者与国外联系较多,这有利于我国与国际先进科研高校保持联系。同时,这本书提供的学术发展史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钱学森之间”。学术大师的出现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环境,学术环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后被评为科学院院士的学者们,大多是这些早期回国的前辈学者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天我国高校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基础,都是那时由这批前辈打下的,他们好比是今天高校学生吃水的“挖井人”,他们在条件比今天困难数倍的条件下,一生都在学术领域奉献,做出了那么令人惊叹的学术成果,这让我感到又敬佩又惭愧。而其中许多人由于劳累过度 and 营养不良而英年早逝,书中多位学者便是五十多岁,正值学术创造高峰期去世的。他们长时间都过苦日子,没有赶上享受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福。

今天也说要准备过“苦日子”,但是我想,今天或明天“再苦”,也不能与这些前辈们的苦日子相提并论。看一看书中的记述就知道:这批前辈学者经历过抗战西迁,又经历过内战;有的人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有的人受过国民党打骂;有的人在“反右”运动中因为直言不讳,被打成右派;更多的人在十年政治动乱中,作为学术权威被批斗、抄家、关“牛棚”、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在他们经历的年代里,读书人所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冲击,比饥寒交迫还要深几个层次。然而,大多数学人还是以坚韧不屈的品格,带着自己的亲人,从苦难中熬过来,迎来了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改革开放的春天。

徐泓老师的这本书,不仅是一本个人叙述的家庭生活史,还是一本燕大和北大学术生活的发展史。如果我们要了解今天的学术和学人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本书必读。这是用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书,内容真实客观、文笔生动简洁、故事有趣也有理。读着清清水流般的文字,经过最寒冷的冬天,就到了充满喜气的又一春天。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讲席教授)